

毛泽东之路

——
追寻父亲的足迹

下

邵华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上

- 1 感伤纪念堂
- 12 思飞天安门广场
- 24 东湖客舍寻梦
- 31 母亲河边感怀
- 38 杭州城怀旧
- 48 十三陵水库遥想当年
- 55 血染的风采
- 68 杂忆颐和园
- 81 父亲在香山双清别墅
- 86 我爱红辣椒
- 94 西柏坡的沉思
- 104 又是一年三月
- 112 五台山一游
- 116 词倾渝州城
- 121 挥手之间
- 126 保安异彩
- 133 新年灯下漫笔
- 139 凤凰山忆旧
- 144 陕北的窑洞



- 153 枣园冬日
- 160 南泥湾的纪念碑
- 166 瓦窑堡的声音
- 172 吴起镇寻踪
- 177 娄关浩歌
- 182 静室独语
- 191 悠悠担架情
- 197 湘江之悼

下

- 203 长征·洪水·人民
- 209 深悼夭折的“精灵”
- 218 腊子口一游
- 223 重上六盘山
- 228 金沙江一游
- 232 大渡河上话当年
- 239 草原之夜
- 246 重阳杂忆
- 252 云石山
- 258 兴国调查之前与之后
- 263 寻乌调查
- 268 会昌随感小记
- 272 “福音”佳友
- 278 南行苏加坡



283	枪杆子之外
288	在瑞金东华山上的父亲
296	瑞金的树
303	追寻父亲的足迹
307	重见八角楼的灯光
319	又是一年枫叶红
324	老榭树下话当年
329	井冈翠竹
335	黄洋界的故事(一)
340	黄洋界的故事(二)
346	健康的联想
354	从爱晚亭到橘子洲头
361	风雨黄鹤楼
367	家居武汉的日子
374	杨家大屋泪满襟
383	忠贞不渝的爱情绝唱
395	漫步湖南一师
404	路
411	上屋场随笔
422	后记





长征·洪水·人民

一九九八年是个多雨多灾的年份。盛夏里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分别

一九九八年是个多雨多灾的年份。

盛夏里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分别侵袭了南方和北方的几个重要城市。

那段日子的天气预报及新闻报道，我是每天必看必听的。

看到那些分别从东西南北调集而来的战士们，甚至还有几十位将军亲临抗洪抢险前线，亲自背沙袋运石堵决口。

我被深深地感动着。

堤坝上飘着“人在堤在，与大堤共存亡”，“誓死保卫大堤”的红色标语。战士们昼夜坚守在大堤上。

那些从抗洪前线采写的新闻报道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受灾群众无家可归的凄惨让守在电视机前的我们坐立不安。

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摔碎了贮钱罐，白发苍苍的老人坐着轮椅来到了捐款办公室，四面八方相识不相识的人们纷纷伸出了友爱的援助之手，一批批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了灾区……



长征经过的地方
——白龙江

我也想去南方看看，看看那里的人民。在火车站里不期然和一位年轻的战士的目光撞了个满怀。他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军帽，然后一个“敬礼”。他说您是邵大姐吧！

独自一人前来还是被人认出来。

他说我看过您的书，也看过您的照片。他说他是一个陕西籍的武警战士。在这次全国上下一致的抗洪抢险中他们连队被调遣到了灾情严重的长江大堤，一直坚守奋战了三个月，直到汛期过去灾情解除，才回到在京的武警支队。但是他的一个战友也是他的老乡就长眠在了长江堤岸边，永远不可能和他一起出操、训练了，说到这里他已是泪盈两眶。

他说他来自西北边陲的一个偏远的小镇，曾经在历史上很有名——陕北吴



起镇。

相传战国时期，吴起大将在此镇守边关，为抵抗侵略、战死在疆场上，后人为了纪念他爱国主义的精神，把此地起名吴起镇。

也许年轻的一代对这个地方相当陌生，但是那些曾经扛着红旗打天下的老一辈人却对它怀着家园一样的历史情结。

当年父亲率领历经千辛万苦的长征红军进驻吴起镇，并在此进行了砍“尾巴”的战斗，宣告了蒋介石“围追堵截”妄图消灭中央红军的罪恶计划的彻底破产。

他还说他们现在把进行“砍尾巴”战斗的那座山叫“胜利山”，是为了纪念当年毛主席领导陕北人民闹革命、求解放而改的。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父亲的一首《七律·长征》写出了长征之苦之难。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历经十一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一路上斩关夺隘，抢险飞渡，爬雪山，过草地，经历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

红军每到一处，严格执行民族政策。长征一路，都留下了军民一家鱼水之情的见证，并在当地传为一段段历史佳话。

在进军遵义的途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部队路经一个荒凉偏僻的小山村，战士们在路边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婆婆和一个小孩，倒在路边，奄奄一息。

此情此景甚是可怜，触动了战士们的思乡之情，纷纷停下不走，围在路边你一言我一语地想帮助这婆孙俩。

正在这时，父亲走过来了。

他听罢原由，立即从自己身上脱下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条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齐交给那个老婆婆，并告诉她“我们是红军，是咱穷人自己的队伍”。

那老婆婆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军队，她口里连声念叨着“红军”，激动得老泪横流。

围观的战士见此情此景也流下了同情和伤心的泪水，他们把老婆婆扶起，扶她走了一段路，她千恩万谢地领着小孩子走了。

父亲目送老婆婆走远后，对身边的战士们说：我们从这位老妈妈身上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绝不是这位老妈妈一家的遭遇，而是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缩影。我们的祖国就是陷入了这样饥寒交迫的地步！祖国和人民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正是要从水深火热之中把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拯救出来。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

我们要勇往直前，在大风大浪之中踏出一条路来！

一九六五年父亲重上井冈山，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回首那个艰难的革命斗争年代，回首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因为缺吃少穿，有多少优秀的红军战士饥寒交迫而倒在了前进的路上。一个战士倒下了，但前仆后继，革



南京雨花台烈士群雕

命自有后来人，又有源源不断的人加入了红军队伍。支撑他们或者他们所追寻的是什么？是中华民族优良的革命传统，是一种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

如今在这个和平年代里，我又看到了这种继往开来、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

他们就是抗洪抢险中昼夜拼搏在江堤大坝甚至在决口时用身躯去挡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军人。

“当风浪扑来的时候，脚下摇摆个不休，伙伴们，拉起手，我们风雨同舟……”这是大庆石油工人在分洪守油田时吼出来的曲子。当它在抗洪赈灾义演

洪水无情人有情



晚会上响起来的时候,有多少人的心跟着这激昂的曲调汹涌澎湃,激动不已。当年父亲视察大庆油田时拉着铁人王进喜的手的情景相信许多人都记得,因为它同样激动过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心。

在祖国有难时,是这些一身水一身泥的战士扛着一袋袋沙石奔波的身影出现;看着战士们在决堤口处湍急的水流中奋力打桩的身姿,看着灾区人民把一碗碗绿豆汤送到战士的手中,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回到了可亲的战士们中间,回到了父亲的身边,聆听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

如果说二十世纪是中国人民翻身解放、走上胜利发展道路的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华民族新的伟大振兴、繁荣富强的世纪。我国人民,特别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代,一定会把无数革命先辈梦寐以求的美好的理想和追求,变成辉煌的现实。



深悼夭折的“精灵”

北京的冬天时
暖时冷，真有点喜
怒无常的样子，很
少感冒的我这一次

北京的冬天时暖时冷，真有点喜怒无常的样子，很少感冒的我这一次也感冒了，感觉比以往每次都重，只好去医院看大夫。

在医院里，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呼天抢地，哭得死去活来。几个人一边哽咽着一边劝她，怎么劝也不管用。年轻的妈妈已经是伤心至极了。最后还是昏过去了，被人抬进了病房。

向身边的人打听，原来年轻的妈妈仅有的一个一周岁的孩子不幸得病夭折了。得知这个消息，我对年轻的妈妈的行为是理解的，尽管我一向认为自己很坚强，但如果我是那位年轻的妈妈，也会如此。

只有女人才能真正地理解女人，只有做了母亲才能理解“母亲”二字的真正含义。女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她能做母亲。母亲对自己孩子的那份感情、那份呵护，恐怕是所有情感中最无私、最纯洁的。

我也是一位母亲，也有一个可爱的孩子。虽然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但在我的眼里，他还是一个孩



子，对他总是牵挂着没有必要的牵挂，惦记着没有必要的惦记，因为我是母亲啊。

那位年轻的母亲失去了孩子悲痛欲绝，仿佛是失去了一个世界。是的，孩子就是母亲的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母亲的希望与真爱。如果那个世界失去了，母亲的希冀没了，真爱也没有地方寄托，那只有肝肠痛断失声恸哭了。

如果年轻的母亲失去了孩子是这样，那么年幼的孩子又是怎么样呢？孩子是母亲的世界，母亲同样是孩子的一片天空。孩子只有在母亲那片天空下可以任意地飞翔，痛快地玩耍；也只有在那片天空里，才没有狂风暴雨猛兽豺狼。那是最令孩子开心的天地，那是最让孩子放心的世界。

然而，孩子失去母亲的那片天空呢？

我带着这个问题怅然地回到家里。岸青见我脸色不好，问我是不是感冒很严重。我摇头否认，便把路上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讲了出来。岸青听完慨然一声长叹，老泪纵横，回眸窗外，伤神暗泣。

是的，我的话又唤起岸青的痛苦回忆。岸青就是一位年幼便失去母亲那片天空、那个世界的人。

湖南的冬夜，黑黢黢的，干冷干冷的，冷得让人心里打颤颤。

就在那个残酷的夜里，年幼的岸青接受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天夜里，几个乡亲抬着滑竿，竹椅上边斜躺着一个人，全身用白布裹着，外婆掀开了白布，那就是被杀害在浏阳门外识字岭的妈妈杨开慧。

妈妈那张俊俏、充满善意的脸已经不见了，双目紧



闭，口里流出的鲜血已经淤积成黑色的斑块。岸青抓着妈妈僵硬的双脚，希望妈妈站起来，再亲亲他的小手。然而，这已经不可能了。

妈妈给他的母爱，妈妈的呼唤、叮咛与安抚，在一声罪恶的枪声中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无论母亲多么地不情愿，无论孩子怎样地不甘心，骄杨魂飘重霄九，嫩娃满脸泪水流。岸青幼小的心灵，过早地承受了这一可以说致命的打击。

中国一代伟人的后代，在繁华的上海滩演了一出凄惨的“三毛流浪记”。岸英、岸青、岸龙弟兄三人在上海到处流浪，相依为命，卖报、捡破烂，给人家打扫屋子挣几口饭吃。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岸青又一次承受了不幸，弟弟岸龙又夭折了。

每当岸青讲到这里，总是痛哭流涕，我也忍不住伤心。

假如父母在身边，孩子怎会这样？也不是父母狠心，没有爱心。因为他们让更多的孩子不再失去父母，让更多的孩子不再流浪，他们才选择了让自己的孩子失去父母，让自己的孩子去流浪。

杨开慧妈妈带着对三个孩子一千个一万个不放心走了，那么贺子珍妈妈呢？

一九二九年在红军第二次打福建龙岩县城时，还不满二十岁的贺子珍妈妈生下了一个女孩子。孩子刚生下二十多天，忙于战事的父亲就托人为孩子找到一个可以寄托的人家。

贺妈妈也是女性，也是母亲，对自己的骨肉有着天生



的母爱之情。那种母爱比一般人更强烈，她怎舍得把孩子送人呢？但是为了革命，只好隐忍心中的巨大痛苦，用被子把婴儿包裹好，亲自交给那位可以信赖的大嫂。

贺妈妈虽然舍不得，但她心中还存有一线希望，有一天她会来把孩子接到自己的身边的。然而事过三年，贺妈妈重返龙岩县城找到寄养孩子的大嫂时，才知道孩子因病过早地离开了。

贺妈妈又承受了母亲失去爱子的痛苦。那种痛苦，只有失去过孩子的母亲才能说得出口。那种悲伤是无法形容的，也是无法比喻的。无论是天塌地陷还是撕肝裂肺，贺妈妈除了承受别无选择。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贺妈妈在福建长汀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与岸英和岸青同取“岸”字，名叫岸红，乳名叫“毛毛”。小毛毛生得端端正正，眼睛很大，有点像父亲。毛毛两岁了，乖得很，成了父亲的心肝。

毛毛这个孩子是人见人爱的，更何况他的父亲。无论他怎么饿，都要等父亲回家来再共同吃饭。父亲闲暇时，也喜欢与毛毛共乐，那是一份是人就需要的天伦之乐。

然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父亲与贺妈妈又不得不舍下他们可爱的小毛毛。贺妈妈感情细腻而又丰富，第一个孩子生下来二十多天就失去，那份痛刚刚被毛毛抚平，又怎能在心头再刺上同样的一刀？

父亲是人，具有人的血肉之躯。他深深地知道自己是一位父亲，也深深地知道自己爱着自己的妻子与儿女。他更想日有笑靥，夜有香梦，家有温馨。但在困难与亲情之间，他还是要选择困难，因为他是顶天立地的热血男儿。是男儿当自强，傲气面对万重浪。中华民族正在创伤和噩



贺子珍

梦中罹难，他不能让中华民族的下一代再罹难。

父亲自己忍着失去爱子的悲痛，安慰惆怅满怀的贺妈妈。贺妈妈理解战争的残酷，接受事实的无情。在分别时父亲把小毛毛搂了又搂亲了又亲，恋恋不舍地把毛毛交给泽覃叔叔。他们踏上了遥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谁知道，这一次又是父与子、母与



子的生死诀别。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覃叔叔不幸牺牲，不幸的毛毛下落不明。

解放后，既是姨妈又是婶母的贺怡深知父亲深爱小毛毛，她不辞劳苦，替父亲千里寻亲人。有一次她可能打听到毛毛的下落，便从广东赶到泰和。为了早一点找到毛毛，姨妈不顾个人安危，连夜驱车赶路。结果，她不幸因车祸遇难。

但愿，毛毛还在人间，活得很幸福。无论他在何地，他都和我们一样，同是父亲的子女，同样为我们的父亲感到骄傲，同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的繁荣感到自豪，同样为下一代幸福的生活感到欣慰。

一九三三年，贺妈妈又早产了一个孩子，因为早产而没有活下来。来不及悲哀，贺妈妈又匆匆上路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六日，贺妈妈伴随着那种难以言述的阵阵腹痛和仿佛要断成两截的腰疼，一脚踏着生，一脚踏着死，昏迷中呼喊丈夫的名字，丈夫没有在身边。

生孩子，对女人来说，是过一次鬼门关。鬼门口，她希望她深爱的丈夫在她的身边，紧紧地握住她的手，给予她力量帮她度过那漫长的痛了又忍了又痛的过程。可是，丈夫却不在身边。

生孩子，丈夫不在身边，可以说是女人最大的不幸。

不是父亲没有爱心，是因为战事太忙。父亲被历史和现实推到了责无旁贷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他要挽救几乎被推到死亡边缘的中国共产党，要挽救几乎被葬送光了的红军。

贺妈妈浑身上下被汗水血污浸透，在最后一阵要命的



疼痛中，一个女婴的啼哭声卸下了周围热心的老乡与同志们悬在喉咙上的石头。又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又是一个生命啊！

面对从自己身体繁衍出的小生命，她的可爱更揪痛贺妈妈的心。部队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带孩子行军，因为孩子的哭声会暴露部队的目标。濒临绝境的中央红军从江西长途跋涉至此，是为了逃脱罩在头顶上的魔掌，是在失败后为了保存生命而进行无可奈何的悲壮转移。天与地，容不下这个小生命。

这是贺妈妈第四个孩子，也是贺妈妈第四次失去孩子给母亲独特的世界。

贺妈妈一面哽咽一面用虚弱的手从身上掏出仅有的四块银元，叫人拿出她从长征以来舍不得用的四条白色的新毛巾，脱下穿在身上的茄色的外套，让人把小生命包好，然后把她抱过来，在小脸蛋上亲了一下又一下……

父亲从百忙中赶来了，来看自己分娩的妻子，来看自己可爱的孩子，然而一切都太迟了。父亲那双大眼里闪耀着炽热的火花，激动得浑身都颤抖起来。他想说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溪水呜咽，白云悲哀，父亲与贺妈妈沉浸在对日无言的痛苦之中。

他们想起那只活了二十多天的第一个女孩，想起他们特别喜欢却又下落不明的毛毛，还有那个早产的男孩，还有刚出生的女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对中枢神经无情的撕扯，都是指尖在炭火上烧烤的煎熬。

父亲爱自己的孩子，他一样有人所共有的对骨肉子女的父爱，有对相濡以沫的爱妻的夫情。